



不 夜 天

著 渭 西 · 剝 幕 四

美

學

戲

劇

叢

書

不

夜

天

西

渭

著

社 版 出 學 美

本劇之作者保留本劇之轉載，演出，翻譯，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
不論職業的與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或其
繼承人之同意。否則按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全國代理人通訊處如下：

重慶：南岸玄壇廟中央電影攝影場

張駿祥先生

不

夜令暗天

是六事者。

西渭

人物

河平人

金小玉

七姑娘

任太太

佃太太

女僕

荒永立

莫同

王士琦

孫壽祥

黃五

賈和翁



小線子

丁老頭子

黃親事長

任委員

但委員

邱富棠

趙隊長

日本憲兵一人

軍警二人

時間：現在

地點：北平

第一幕 石觀音寺。某日下午六時。

第二幕 孫公館。下午八時

第三幕 范永立的別居。下午九時許。

第四幕 警備司令部。次晨六時許。

西 部

第二章 幕

——北平淪陷之後，在日本人的監視下，偽警察局做了一次詳盡的戶口調查，

聽說廟宇有一千六百七十二處，在這裏面，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一個傾圮、破爛、荒涼的石觀音寺，聽說同樣圍在墳地之中，就是佛家也有命濟與命不濟，有隆福寺的熱鬧，就有石觀音寺的冷落。雍和宮因為跳鬼，婦孺皆知，旁邊的柏林寺因為是元刹，更因為雍正曾經行幸，就有了「先有柏林寺，後有北平城」的諺語。可是，石觀音寺總這些著名的寺院並不進，簡直難得有人注意。

北平的觀音庵相當多，但是，貧民賤民的，却怕只有這麼一個所在。石觀音寺名符其實，在牠的破垣斷瓦之中，埋着一座觀音的石像。香火冷落四個字形容牠，還嫌言過其實，因為許多年了，人就不知道牠去了什麼地方，於是乎大殿不成其為大殿，門庭不成其為門庭，假若和風草爭秀，小孩子和燕雀全來遊戲。牠會有一個看門人，你聽了也許奇怪。其實知客的房間湊巧還可以住人，於是買和尚就雪避到了這裏來，他開出一塊荒地種菜，與世無爭，儼然成了破寺的主人。

我們的眼睛當然不是全寺，不過僅僅就這道牆而言，牠的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

斷牆，假山石，一棵老蹇的碧綠的桃樹，中間似乎有一道磚路，然而到處是亂草，綠油油一片，就認不出什麼是什麼，尤其是夕陽西下，黃昏的影子罩滿了大地，陰沉和單調——綠顏色，灰顏色，深藍顏色，此外也就是黑顏色，紅顏色偶而一見，是整個的氣氛，這些只是背景，至於迴廊本身，窗櫺，楹角和房頂，佈滿了灰塵，蜘蛛網和剝蝕的面目。中間有兩個柱子，似乎掛着一付檻樓的對聯，一個隱隱約約露出「……法雨……天花……彩」，一個也不更多：「……於南……貝葉……」。這是一付十個字的對聯，「天花」和「貝葉」正好相對，門楣還有一付龜裂的對聯，因為字大可以看出是「廣慈」兩個字，上面還有「御頒」的字樣，字跡雖說模糊，那個大面方的御印却還留下顯明的痕跡。擺設似乎不應當有，但是，出人意，有一個破長條几，有兩隻高靠背椅，邀天之幸，竟和尚沒有把牠們劈成柴火。和環境對比，牠們當得起一個乾淨，條几上面擺着一個飯籃，顯然是附近小飯館送來的午飯，用過了，沒有取去。碗筷攤在旁邊，一隻高靠背椅正好對着。椅背掛着范永立的西裝上身，春大衣搭在條几的一端，一個大皮包（凸凸的，當然塞滿了工作的附件）放在旁邊。

范永立蹲在過廳扒拂石像。一座殘傷然而美好的古石像，不太高大，然而面貌

平靜，衣飾單純，氣象不凡，一看就知道是出於名手的無名之作，年月久遠，受了傷，埋在泥土之中，假如不是遇到有賞鑑力的人，他真還許長埋下去。

小練子在旁邊做接應，幫忙打雜。

小練子（看見主人快要完工）今兒曉這一天夠賺的了。天這就要黑了。這個地方怪荒涼的，像昨兒，走出了三四條胡同，才叫得着車，趕到家，老早就黑了。您累了一天，連洗個澡都沒有着。——

范（滿意自己，滿意石像，心平氣和）沒有什麼。（端詳石像）好東西，這一打掃

乾淨，就更顯得精神了。五百年裏頭，中國人別想彫得這麼一尊寶貝。你看，觀音菩薩有孩子檀兒，年份近不了，沒有大同石像哪麼古，也有吳道子那麼古。

小練子（您玩兒什麼不好，整天在這個破廟裏頭瞎磨）——
范（你不知道這個破廟子有多大來歷。這個破廟，是後蓋的，一定是爲了這座觀音像才蓋的，蓋了又蓋，修了又修，修到如今，沒有人修了。越修越糟，越不成東西

。——

小練子（您這麼一來，總得找個地方住着，要不然……）
怎麼樣？

小練子：「蓋廳會不容廢的。」

范：「把他從泥裏頭刨出來，揩得乾乾淨淨的，倒成了我的不是？」

小練子：「（辯塗）是啊，是啊。可是這個地方……」

范：「趕明兒給警察局上個呈子，大搬到研究所，不比丟在什麼破廟好？」

小練子：「您倒說得好，看門的翼和尚才不幹哪。剛才他還對我講，他指望這個去化緣。」

范：「再蓋一個破廟？（搖搖頭）怪可惜了兒的。今天忘記帶尺了，明天一早就來，量量。」

尺寸，照照像……

小練子：「天這就要黑了。這個地方，東北坤犄角，特冷清……」

范：「你怕出岔子？」

小練子：「不是那麼說……這一帶沒有多少住家的，要有，也都是些日本鬼子……」

范：「你怕他們？」

小練子：「不是那麼說……這一帶不是寺，就是廟。您不知道，隔不多遠，靠北就是炮局。」

「頭條，那兒是警備司令部的拘留所，一來就槍斃人……」

范：「好笑你怕鬧鬼？」

小練子

(怪難爲情的)不是那麼說……您同去早點兒聽聽……

范 咱們怎麼走?(指飯籃)小飯鋪沒有取走這個，丟了誰賠?

小練子 咱們路過給他帶去，再說，買和尚……

(買和尚探出頭來。)

買和尚

(嘩嘩嚕嚕的)小練子！小練子！

小練子

買和尚，是小飯鋪取傢伙來了嗎？

買和尚

不是，是一位娘們兒。

范

(同過身，重複)娘們兒？哦，是她來了。

小練子

誰？

范 金姑娘。

買和尚

(稍稍向前)是啊，范先生。一位太太，在大門道。

范

(向小練子)一定是金姑娘。我正在這兒等她。(走過買和尚)老頭子，你看，我

還了你一個新菩薩。

買和尚

(賠笑)敢情嘍！一分精神一分福，您算修着了。

(范喊着)「小玉！小玉！」匆匆迎出去了。

小嫌子 你瞧，怪道我們少爺老也不肯同去，敢情老早跟金姑孃約好了在這兒會面，可

人家是姑孃，你怎麼看成了太太？

賈和尙

（往前湊近）打疊石像！我這叫老眼昏花。阿彌陀佛？可不是一座觀音！我就

說什麼來的，石像前寺叫石觀音寺，會沒有觀音，也就犯邪門兒的了。是觀音，這

是石頭的。一點兒不假。

小嫌子

少爺就這麼有年分。

賈和尙

近不了，近不了。我說呀，這個寺呀，一定是庚子那年北京鬧亂，遭了俄國人

的暗算。廟拆了，觀音埋到土裏頭。好毒呀！好毒呀！這在從前，漫金漆紅，要多

少莊嚴有多莊嚴。

小嫌子

石頭也好過金？

賈和尙

菩薩不是金身子，難道還是鐵磨一塊石頭？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你小孩

子不懂得這個。這下子可好了，菩薩出土，趕明兒你少爺那個福呀，就別提有多大

了。多子多孫，多福多壽！

小嫌子

保佑我們少爺討一房少奶奶倒是真的。

賈和尙

怎麼！剛才那位太太不是少奶奶？

小娘子 人家是小姐，你剛才不是沒有聽見。

賈和尚 她姓金？

小娘子 一個唱戲的，金小玉金姑娘。

賈和尚 （聽了眼睛）就是她呀！唱花旦的金小玉，戲報子貼過了九城——就是她本人呀！我再去看一眼，說起來，也算是見過她本人了。（忽然）她扶着跌，怎麼

會是姑娘？

小娘子 （楞了）梳着頭？

賈和尚 咱爺兒倆看看去。

小娘子 老爺會女客，別看，這是洋規矩。

賈和尚 （只得止住）可是我

「話由來了，跪跪着沈重的步子進來。手裏多了一個包袱，思維的模樣

小娘子 不是金姑娘？

賈和尚 （慢應）噢，是的。

小娘子 走啦？

范 眼。

小練子 你怎麼多了一個包袱？

范 眼。（把包袱放在椅座上面）我餓了，你們餓不餓？

小練子 您倒說，這是什麼晨光點兒了，有不餓的？

范 買和尚，勞你駕，到附近去買十個燒餅了，我們吃過了也就好同去了。

買和尚 您這是什麼話，可不折死小人了。

范 這兒是錢。

買和尚 一塊錢！用不了，十個燒餅，一毛錢就夠了。

范 多餘的，送你做零用罷。

買和尚 這是怎麼說的，您這是怎麼說的……

范 你快去買，要熱的，我們等你回來就走。

「買和尚連聲應着，蹣跚奔出。」

小練子 （想着包袱）這包袱就是金姑娘給你的？

范 眼。

小練子 裏頭是什麼？是衣服？

(急開)回頭有一輛汽車來，停在後門口王大人坑那邊，你去把後門開開等汽車來了，同我一聲。

小鍊子 是金姑娘放來接你的？

范 你這孩子今天怎麼這麼話多？(看着他往裏走)你站在後門口，好好兒看看，只要有汽車在王大人坑停，你就趕緊嚷給我聽。

小鍊子 是啦，少爺。

〔他向後院跑去。小鍊子才去，范就走到門邊向外低聲喊：〕

范 孫太太！孫太太！又回過身來，向後院那條路張望。

(莫同潛手潛腳，往外邊溜了進來；頭髮散亂，一身泥瓦匠的衣服，好像一個竊賊，在入口張望。

范 (有所驚覺，急遽回身)你——？

(莫同不敢作聲。

范 (迎了過去)你是誰

莫同 (囁嚅)我……我……你低點兒聲……

范 (若有所悟)你是——？

同 (稍稍向前) 沒有別人在？

范 就是我一個人。我的聽差——

莫同 (不安) 你的聽差——？

范 他在後門—— (驚悟) 你不是莫同？

莫同 (驚呆) 是的，我——

范 等一等，我去把大門關好。

莫同 我溜進來時候，順手帶上了大門。

范 要插上。

莫同 也插上了。

范 這就好。現在你放心，寺裏不會有第三個人進來。聽差在後門口等汽車。汽車一來，他就交給我們知道。這是你姐姐要排班的。她叫我告訴你，你上了汽車，你覺得什麼地方一定，就吩咐汽車夫開到什麼地方去。汽車是車行叫來的。可是你姐姐呢？
？孫太太呢？

莫同 她走了。

范 走了？

莫同 她怕在這兒就擱久了誤事，你知道，誰站上了我就有送命的危險！倒說你先生是？

范 我叫范永立

莫同 那我知道，我姐姐范永立告訴了我。我是說你是不是那邊兒的？

范 那邊兒的？

莫同 你是不是重慶來的？

范 重慶？你想到那兒去了？我在北京城住了二十多年了，壓根兒也沒動過窩兒。

莫同 （失望）哦！我還以為——我正說我姐姐怎麼會認識那邊兒的人呢！

范 我跟你姐姐是老同學，她要我幫她這個忙。

莫同 哦。我且問你，現在重慶是不是已經反攻了？美國軍隊是不是已經在中國沿海登

陸？
沒有那麼快，這牌子還在圍攻密支那。

莫同 怎麼這麼慢！這麼慢！我在監獄裏頭天天罵——我覺得，這是我唯一的救星！

我怎麼也想不到我今天會自己逃到外頭！——

沒有人發覺你逃走？——

莫同 我是夾在一羣泥瓦匠裏頭混出來的。不是得就馬上發覺。

范 那就好。我前幾天在報上看見你判決死刑的消息，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哪。

冀同 我遠進去快三個月了，不是要我招出幾個同黨的名姓，老早就處死我了。我只要能夠親眼看兄抗戰勝利，我就上刀山，下油鍋，我也死得瞑目！（坐向靠椅）我恨這些認賊作父的漢奸走狗！我就是死也不會出賣我那些有血性的朋友的！

范 倒說，回頭你有些方去嗎？

冀同 我姐夫那邊我是不能去的。他是日本人的走狗，他曾頭一個把我獻給鬼子的。孫壽祥，你認識他嗎？

范 我也就是聽人說罷。

冀同 他就是肯私下裏幫我一下，我姐姐也用不着走這條險路了。我不會去他那兒的。巡 那你去什麼地方？

冀同 我……我怕北京城沒有一家人敢收留我。說不定就會挨家挨戶搜查。

范 我有了主意。我南下窪子有一所空房子，我把你送過去安頓，這兒是北城，那兒是南城，沒有人會想到這上頭的。

冀同 你不怕連累你？

范 我？沒有人爲了你會想到我的。就是我跟你姐姐，也是方才偶然碰見。她正愁沒有